

明天的战争

刘亚洲 著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蒲元明

封面设计：梁 伟

技术设计：古 蓉

明天的战争

——刘亚洲军事作品经典

四川人民出版社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

成都前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24 字数 565 千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234-X/1·468 印数:1—3000

定价:29.80 元

明天的战争(序)

王 震

有人向我推荐《恶魔导演的战争》和《这就是马尔维纳斯》这两篇报告文学，说写得很好。

又有人告诉我，解放军一些院校把这两篇文章列为学员的必读教材，因为它们描写的是“明天的战争”。

我们这些老年人，打了大半辈子的战争，那是自卫而光荣的战争，也是昨天的战争。

我们打胜了昨天的战争。今天还受到战争的威胁。明天也还有战争威胁。总之我们是要准备任何侵略者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必须战胜它。

这几篇报告文学的确值得一读。你了解“明天的战争”是怎样的情景吗？它在本书中。

读后有陌生感。陌生,因为我们不熟悉它。
但,我们必须熟悉它。

我们的敌人并不愚蠢,甚至很聪明。任何
仅仅把敌人看成是愚蠢的人,才是愚蠢的。

世界在研究我们,我们也要研究世界。我
们要像了解自己一样地了解世界。

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告诉了我们这个
道理。

我推荐这本书,读者是可以从中得到居安
思危的启示的。

中 国 篇

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 (3)

在中越一场异常残酷的战斗中，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军人注视着她的丈夫和情人。她深爱着的情人面对刀丛血雨成了真正的男子汉，而丈夫却临阵自伤，她的情人终于把枪口对准了她丈夫的头颅……这一段战场上的生死之恋，惊心动魄，精彩绝伦。

海水下面是泥土 (31)

这是由一位与张学良将军有忘年之交的台湾少校讲述的故事。作品展现了台湾五光十色的生活画面，揭示了台湾军界的重重黑幕，令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

将军的泪..... (152)

台儿庄战役前夜，一位用胸膛当盾牌救过张自忠将军性命的警卫营长强奸了民女，张自忠抽了一夜的烟，下令：杀！可几天后被杀者却活着回来了，请求带罪杀敌，张自忠将军又该如何处置呢？故事曲折惊奇，感人至深。

黄植诚少校..... (164)

当年黄植诚驾机归来，世人关注。本文详细披露了这次事件的内幕，描写了黄植诚对故土的眷恋和他动人美丽的爱情故事，同时披露了台湾中上层人士骄奢的生活。

女人的名字是弱者吗..... (289)

这是发生在我国的一次空难的真实记录。两机相撞后，年轻的女飞行员沉着果断，指挥若定，万分惊险之际，残伤的飞机徐徐滑向大地……

两代风流..... (325)

在中国当代社会广阔的大背景下，本文从多侧面塑造了老一辈将军和如今年轻将领的形象，既有激动人心的战争场面，又有柔情似水的爱情故事，最为可贵的是作者大胆揭示了我军高级将领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和他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国际篇

反击,反击,再反击..... (533)

二十世纪是突击队大显神威的年代。以色列突击队远航突袭乌干达,解救人质,仅死一人,奇迹出现了!因此,以色列突击队成为许多国家突击队效尤的偶像,这次事件后,阿拉法特说:“以色列和劫机者一样,都是恐怖分子!”西德总理施密特说:“当时连历史也屏息了!”美国国务卿则说:“它的意义是对现代战争提出了新命题!”

恶魔导演的战争..... (588)

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沙龙被称为“战争狂人”,他挑起了对黎巴嫩的一场战争。由于战争的现代化程度极高,至今各国国防部仍在认真地研究着这场战争。本文描述了这场战争的始末和沙龙崛起及下野的传奇经历。

这就是马尔维纳斯..... (629)

当年的英阿之战震惊了世界,本文以翔实的史料逼真地再现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场景壮观,波澜起伏,撒切尔夫人作为“铁娘子”的形象跃然纸上。

红色旅和它的两次大绑架..... (6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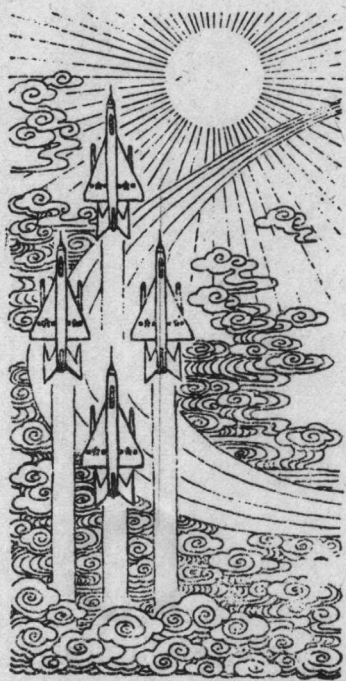
意大利恐怖组织“红色旅”让世人不寒而慄。当这个组织的头目库乔被捕后,红色旅绑架了意大利总理莫罗,用来交换库乔,后来被人称为“最凶猛和最大胆的行动”。文章揭露了这一事件多年鲜为人知的内幕,每一个细节都触目惊心,举世震惊!

萨达特之死..... (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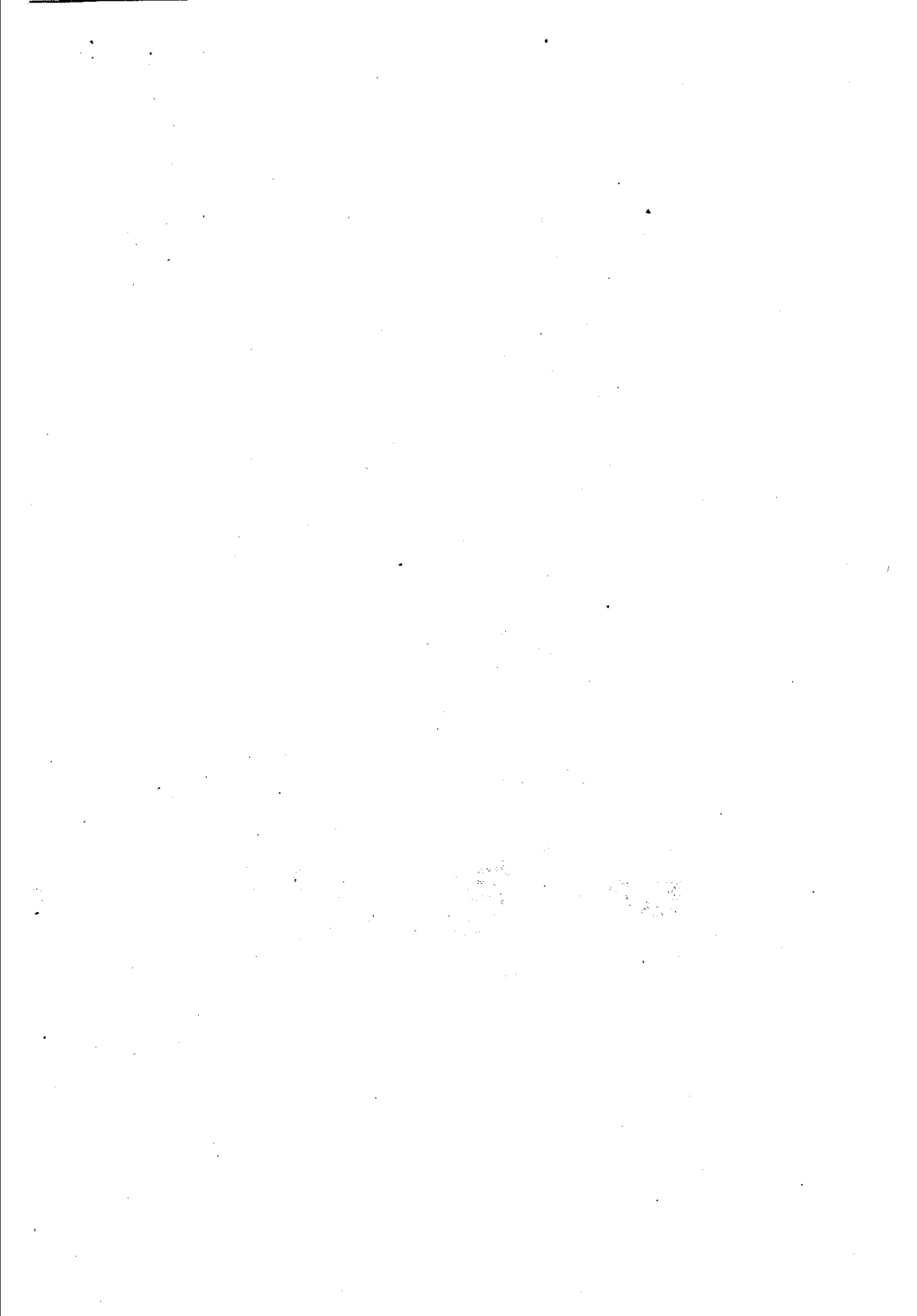
埃及总统萨达特是阿拉伯世界的英雄。他的西奈一战打破了以色列无敌于天下的神话,于是在每年的胜利纪念日,他都要检阅他的“孩子们”——士兵,这一次却有一位士兵端着冲锋枪跃过“保护墙”向他冲来,子弹几乎全部击中萨达特……是利比亚总统卡扎菲所为?还是“穆斯林兄弟会”干的?至今仍是谜!

关于格林纳达的对话..... (718)

作者与妻子就美国与古巴对格林纳达的争端展开了生动坦诚的对话。美国总统里根和古巴领袖卡斯特罗在对话中被刻画得活灵活现,许多重大的国际政治及军事动向随着对话流露出来。语言活泼幽默,别开生面。



中国篇



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

营长陈淮海趴在主攻连的进攻出发阵地前观察南山，通讯员告诉他，团司令部派来协助指挥的参谋到了。

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一惊。偏偏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的人——作训股参谋罗一明。

他立即涌上一股对团长的痛恨。这家伙明明知道那已经泛滥得不成样子的谣传，却偏偏让我们聚头，而且是在这厮杀场上。

他甚至回过头望了望身后的大虎山，团指挥所就设在那里。大虎山与南山高度相等，又挨得很近。阳光下，大虎山半山腰有许多闪烁的亮点，那是望远镜。在某一具望远镜后，团长正望着我哩。团卫生队的救护所也在那里，她是否也望着我？

他转过脸来望着钢盔下那张清秀的面孔，心里叹了口气：在这里碰上罗一明可不痛快。

敌人一发炮弹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爆炸，将三个披着伪装网等待冲击的战士撕碎了。血同时溅到他俩身上。

罗一明蹲下身去使劲揩净衣服上的血，这个动作令陈淮海感到酸酸的。罗一明有洁癖，可现在是什么时候？片刻后，鲜血会像太平洋一样汹涌。

他猛地觉得自己理解了团长的意图：战场最无情，战场也最有情。是想让我们在死前握握手呢。

他心里更不好受了。和我一样，罗一明也成了死亡候选人。他不该。他有家。还不知他对那传言是否有所闻。很可能无所闻。都说受骗的丈夫总是蒙在鼓里，他准在鼓里。他受骗，而骗子是谁？是我么？

他赶忙背过身去，他觉得自己脸热了。

陈淮海碰上了几件难堪的事情。其一，最近他成了全团议论的中心。这种议论是有颜色的。他的名字和一个女人的名字被一张张口儿共同传递着。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已经是一个故事了，一个男人和一个漂亮女人呢？一个男人和一个已婚的漂亮女人呢？而那已婚的漂亮女人又是自己好朋友的妻子。

罗一明的妻子，是现在在大虎山救护所里的那个人。

十五年前，陈淮海和罗一明一起穿上军装。他们的友谊和他们的军龄一样长。陈淮海直到今天才发现，过度的信任与相知也许是一种错误。友谊一旦进入最高境界，朋友间相处，都是一份无心。朋友的就是自己的，自己的就是朋友的。与朋友相处，是份自然；与朋友的朋友相处，也是份自然。他和许多像他一样的人是不羁的。

你无心，别人有心，你自然，别人替你不自然。有很多人愿意替别人不自然，而且乐此不疲。

陈淮海没有结婚，女人中，接触最多，相处最好的就是朋友的妻子了。这种事情是没有开头的，但有高潮。那天，罗一明到师部开会去了，午饭时，陈淮海来到一明家找好吃的东西。那女人为他炒菜，一粒煤灰飞进了眼睛。“帮我弄出来。”她对陈淮海

说。陈淮海翻开她的眼皮用嘴去吹。那是他的脸第一次如此近地靠近一张女人的脸。不知怎的他有些慌乱。尤其是当他瞥见窗户上有个人头闪了一下时，他的脸竟刷地一下红了。

就这样，一个美丽的话题出世了。这类话题是富有生命力的，而主角恰恰又是他，生命力就变得特强了。

陈淮海是全团头号引人注目的人物。这个记录保持了十五年，而且还将继续保持下去。无论团里发生什么事，如团首长的更迭、各类先进标兵的涌现、走火伤人、男女关系……都是被议论一阵就进坟墓了，唯有他和与他有关的一切永生。原因很简单：他是一位军长的儿子。这个现象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结束：一，他调离这个团；二，团里调来一位军区司令的儿子。

传言每天在膨胀。某些细节像小说一样完美。那天中午的事演绎成了他捧着女人的头颅去吻她的眼睛。

他很气恼。这故事太浪漫，浪漫得离谱了。你们太不知我。你们编的这一切与我相去太远。在这种时候和这种地方我敢吻她，凭什么？凭我是个大官儿的儿子，还是我不羁的待友态度？其实你们不知我在接近她的脸时是一种怎样的紧张心情。

这件事委实够难堪了，但与另一件难堪的事相比，只是小弟弟。

罗一明的妻子真的喜欢他。

陈淮海几乎能够肯定罗一明是吸引不了女人的。那张脸和那个人都太像女人了。女人和男人都不喜欢和自己相同的人。但他一点也没料到，那女人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把爱情的船儿掉了方向。

一明婚后不几天，去外地出差，陈淮海与一明的妻子一起去送行。火车开走以后，他俩步出站台。那女人小声说了一句话：“释放啦。”

淮海一惊。玩笑吗？他仔细地望望女人的脸。他立即明白

这不是玩笑。他更吃惊了。天哪，这新婚的女人居然把自己当作囚犯般看待。那么，这曾经令淮海羡慕的新房不是温柔乡，是囚笼？一明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

那天晚上，他送了几个烤白薯给女人。他前脚回到自己房间，女人竟后脚跟了进来，拿着烤白薯。

“再给我点白糖。”

她家里不会没有白糖，为什么向我要？

“做什么？”

“蘸白薯吃。”

“白薯已经够甜了，为什么又加糖？”

“不甜。不甜。我觉得它不够甜！不够甜！”

她说着，大大的动人的眼睛望着他，一会儿，竟浮出泪花。

陈淮海的心弦被重重地拨了一下。

罗一明出差回来那天，他和她又去车站，出营房后不久，淮海觉得自己的衣服被她连连拉了几下。他一回头，见她一脸慌乱，心神不宁，半晌才嗫嚅地说：“你……你喜欢我吗？我喜欢你。”

你说，这种事难堪不？朋友和上帝一样都是神圣不可亵渎的。朋友的妻钟情于自己，神圣是不是开始掉价？只有一件事情能比它更难堪——他也钟情于朋友的妻。那样，神圣要发霉的。

他真的也喜欢那女人。

二

主攻连续冲锋三次都失败了。没有一个人退下来。冲锋者全都倒在山坡上。山坡是裸体的（炮火把它的衣裳剥光了），可以清晰地看见每个人栽倒时的姿势。陈淮海断定，所有的伤

口都在身体前部。

秦始皇的军人们认为，伤口在背后是可耻的。陈淮海对这一点极推崇。

战士们把离堑壕比较近的尸体拉了回来，一共二十具。他们被整齐地放在堑壕边，等待后运。陈淮海从烈士们身边走过，他的心猛然缩紧了。

二十名烈士的眼睛全是睁着的，无神地望着天空。

这是战争中难得见到的奇观呵。他大大地激动起来。

“睁着吧，睁着吧，睁到给你们立碑的时候！”

罗一明也看清了这情景，脸有些发白。低声说：“这是怎么回事？”

“没冲上去，”陈淮海说，“他们心里恨不过！”

报话员跑过来对他说：“团长让我转告你一句话，他说他对你能否攻下南山，胸中揣着一个问号。”

这家伙来激我了。激将法古老得有股陈腐味，用不着。他说：“告诉他，我胸中揣着一头雄狮！”

他接着恨恨地想，那家伙难道不知道我血管里流的是谁的血？他又回头望了望大虎山。闪烁的亮点更多了。团长，你用望远镜看好了。他又想到她。在她眼皮底下，我得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第四次冲锋又失败了。

战斗残酷已极。主攻部队连以上干部只剩下三个人了：陈淮海、罗一明，还有一个战前从政治处下来代职的干事。

第五次冲锋马上就要开始。为数不多的战士正迅速在堑壕里集结。一张张年轻的脸上布着严霜。谁率领这支敢死队再去给敌人悲壮的一击？陈淮海想去但不能。目前他的使命还不是冲锋。那么只剩下一明和那个干事了。干事是政治圈子里的人。有军事干部在，哪能把他推上前？

如此说，这个机会是一明的了。一明？淮海费踌躇了。

在强敌面前，冲锋意味着什么，陈淮海太明白了。他飞快地向他的朋友送去一瞥。罗一明正眯着眼睛仰望红通通的南山主峰，眼神凄凄的。一明面孔的剪影像女人一样有魅力。这张面孔等一会儿将毫无生气的永远的朝着天空吗？

淮海轻轻颤抖了一下。

几发炮弹在堑壕外爆炸，硝烟和气浪野兽似地扑来。罗一明剧咳，腰弓着，一只手向前扶住壕边，像在乞讨。那模样令淮海怜悯。

他要死了。他死也是有冤的。他的妻子不爱他，爱别人，他还痴痴地以为自己被爱着。淮海突然觉得自己是那样深刻地理解了上个世纪俄国人的—种心情：别再提普希金了，他的死，使我们感到大家都对不起他。

战士们在望着他。他下意识地觉得那些目光是不怀好意的。他们都知道那传言，是否等着看我的戏呢？他清楚自己太敏感，而此时此地的敏感就有些卑鄙了。但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团长也在用这种目光望着他。

他记起来有人曾说：“看着吧，他一定会用各种办法把那女人搞到手的。”

又有人说：“一明难得为这事倒霉！”

他伤心了。你们太不知我。不知我至此，叫我如何是好呢？其实，你们怎想象得到我心中的痛苦？

近一段时间来，一种对不起朋友的心情一直在折磨着陈淮海。因为那传言，他很巨人般的习惯势力；因为那女人真的钟情于自己，他蠢蠢欲动中竟有一点恨那女人；因为他真的钟情于那女人，她又恨自己，恨得把结果自己。而他每一次恨过之后，都觉得欠一明一点什么。

他们都渴望过女人。当他们两个兜的军装换成四个兜的军装时，这种渴望变得灼人了。机关里很多同伴在谈恋爱，收到一封情书就像收到一份捷报。太阳在头顶。罗一明落后了，没有捷报也没有太阳。他的脸阴着。

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信，厚厚的，信封上写着发信人的名字。一个典型的女人名字。

“一明的情书！”

机关里，这消息长了腿。一明接过信时脸红红的。这种脸红就是招供。

信每隔几天就会飞来一封。捷报频传。

某日中午，淮海走进一明宿舍。一明正在写信封，神情慌乱地用手遮挡，引起淮海的极大好奇。强扒开一明的手，他惊得说不出话来。

信是写给一明自己的。落款是那个已经在淮海脑子里生了根的名字。

原来一封封情书都出自一明本人的手。

现在的那个女人原先是师医院的护士，结婚后调到团卫生队来了。自从一明与她相识后，全世界的幸福之光都集中在一明脸上了。他爱她爱得那么强烈，使机关其他男儿女儿们的爱情统统显得逊色了。结婚前不久，淮海好几次看见他擎着一块手帕独坐在窗前喃喃，眼里有泪光。手帕上小花朵朵，妩媚中透着秀气，阴性的。

“她的？”淮海问。

“嗯。”

“送你的？”

一明摇摇头，说：“我从她房里偷来的。”

偷来了手帕，偷来了她的心吗？

有时，深更半夜，他擎着手帕一个人在操场上踱步。

陈淮海知道那女人钟情于自己以后，很害怕想起这两件事。它们是两把刀，频频指向他的良心问罪呢。他知道那女人在一明心目中占着什么地位。那是一明的江山。他难道能用不法手段篡夺吗？

然而，最下决心忘掉的事，其实最忘不掉。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变得不愿意看见罗一明了。每当一明和他在一起时，他心里会涌出一种狼狈感。尽管魁梧的他比一明整整高一个头，可还是感到狼狈。一明脸上总爱挂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微笑。这微笑现在叫他特别受不了。笑中仿佛含着轻蔑和讥讽。只有胸有成竹的审判别人的人，才会有这种笑。这一刻，他很痛苦。他总是默默地向这个微笑的男人请罪，通过这种秘密行动来解脱自己良心上的沉重负担。

有时，他会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的心理和行为都很可笑。芝麻大一点事，痛苦哪门子？还自称是什么少壮派。又是巴顿、又是沙龙的，一个女人就把心搅乱了。父辈们打下了天下，绝对的一代天骄。天骄的儿女们也应当是天骄。这联想有点漫不着边，但他就这样想了。

好几次，他鼓足了勇气想把这件事告诉罗一明，然而当他和一明面对面的时候，又改变了主意。倒不是因为勇气逃跑了，而是他不忍心那样做。他不愿由他去宣判他们婚姻的死刑。开赴老山前，他到团部受领作战任务，由于天晚就留宿在那里。一明丢下妻子来与他作伴过夜，使他大为感动。他觉得不能不说了。上战场，也许就要永远留在那里了。

他精心考虑了开口的时间和方式，甚至第一句话——他们将躺在床上谈许久，熄灯时，一明的手刚刚伸向灯绳，他要突然拉住他的手，用低沉的声音说：“关灯之前，请先接受我的道歉！”

但他又一次没说。因为那一夜，一明告诉他，那女人怀孕了。一明说话时兴奋得发抖，令淮海心里一阵痛楚。

三

第五次冲锋开始了。那位从政治处下来代职的干事挥舞着冲锋枪冲在最前头。陈淮海留下了罗一明。干事代替他先一步去了。

陈淮海默默地对罗一明说：“朋友，我帮了你一回。”

这一次够凶的。四十多名战士大吼大叫着，不顾一切地向山顶跃进。虽然不时有人一头栽倒在地上，但还是有一些战士冲到了敌人的堑壕边。

陈淮海以拳击掌，大叫：“撕开口子！”

他激动极了，又情不自禁地回头望望大虎山。亮点变成了抖动着。它们也激动？她也会为我激动吗？会的。

敌人使用了火焰喷射器。火海中，一个个不屈的身影在翻滚。

那位干事跃进了敌人的堑壕。还有几个战士也跃进去了。

陈淮海说：“真汉子！”

他正要带领剩余的战士扑上去，忽然响起一片惊呼。他凝神望去，一个情景使他周身的血冻住了：敌人把一具残缺的尸体从堑壕里掷出来。是那个干事。

他大骂起来。

又有几具尸体被掷出来。

他又看到，在敌人堑壕外，一个负了重伤的战士正艰难地向前爬去。战士的责任呵。他的眼睛潮湿了。一个敌人从堑壕里跳出来，冲锋枪对准那战士。哒哒哒。陈淮海清楚地看见战士的半个头仿佛都没有了。可他还在向前爬。淮海想起了海明威笔下那只爬向猎人的濒死的非洲狮。

淮海的眼睛红了。